

故宮的風花雪月

祝勇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978-0-19-399950-3

故宮的風花雪月

祝勇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故宮的風花雪月

祝勇

ISBN: 978-0-19-399950-3

1 3 5 7 9 10 8 6 4 2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自序：逆光的旅行

李自成登基那一天，他沒敢選擇太和殿，那氣場太強大，讓這個草莽英雄一下子就失了底氣，於是選擇了偏居西側的武英殿，登基的當天夜裏，李自成就帶着他的人馬匆匆離開，再也沒有回來。功敗垂成的李自成不會知道，三百六十多年以後，有一個名叫祝勇的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人員，上班時都要從那座讓他刻骨銘心的宮殿旁邊走過，心裏想像着他登基時的窘迫與倉皇。

每當我穿過西華門清涼的門洞進入宮殿，透過一片稀稀疏疏的樹林，就看到了武英殿。大明王朝被推翻以前，這座宮殿先後做過皇帝經常御臨的便殿、齋宮和皇后生日時接受命婦們朝賀的地方。明中期以後，這裏經常出現一些宮廷畫師的身影，他們被稱為武英殿待詔。到了清代，這裏又成為「皇家出版社」所在地，為宮廷編修和刊印書籍。如今，這座古老的宮殿成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書畫館，陳列和展出院藏曆代書畫。朝代的紛爭早已塵埃落定，如同退去的潮水，留下一堆遺物。在消除了政治紛爭之後，它們珠璣閃亮，恢復了它們原本的含義。

在武英殿，我們終於有機會和那些歷久彌新的紙上藝術品謀面。它們曾經是皇帝們的囚徒，紫禁城是它們華麗的監獄。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歷代書畫，上起西晉，下至晚清，跨越十七個世紀，是中國古代書畫珍品的大本營。它們被判了無期徒刑，從一個皇帝手裏輾轉到另一個皇帝手裏。一代代的皇帝在這些書畫上鈐下自己的鑒賞之寶，以此表明自己的佔有權，宮廷藏畫上的皇帝印璽不斷疊加，像牛皮癬一樣等級繁殖，最多的達到幾十方，它們所代表的真實肉體卻無一例外地成了過眼雲煙，皇帝們留在書畫上的鑒賞符號，因此具有很強的「到此一遊」的性質，只有藝術是永恆的，它們以沉默的方式宣示着自身的話語權，嘲笑着帝王的無上權威。如今，皇帝的面孔消失了，而這些藝術品卻依然青春勃發。這足以見證它們的偉大。從物理的角度講，這些紙頁輕薄得不堪一擊，只因上面承載了古代藝術家們精神的偉大，紙張自己也偉大起來，彷彿接受了神的旨意，擁有了穿越時光的能力。它們遠比龐貝古城的精美壁畫更加幸運，因為龐貝壁畫中表現的「世俗美意，千姿萬態，最終不敵瞬間一劫，化為灰燼」。但更幸運的是我們，可以在時間的任意角落、在皇帝的控制之外，見證它們的存在。

這是故宮真正讓人動情之處，故宮的風花雪月、萬種風情，都寄託在上面，使這座生鏽的帝王宮殿有了生命的氣息。故宮是死物，但那些書畫卻是活的，呼吸吐納，

永不衰老，如丹納（Hippolyte Taine）在《藝術哲學》中所說，「天才的作品正如自然界的出品，便是最細小的部分也有生命」；宮殿是有限的，但它們卻是無限的，精神的無限性，無疑會放大物質的有限性，這才是我們迷戀故宮的根本所在。在《永和九年的那場醉》中，我講述了那些古老紙頁穿越時光的頑強生長過程。即使到了當下，它們仍然沒有停止繁殖，像層層波浪，複製着自身，變成無限的極數。在陳丹青的畫室，我見過他以古畫冊頁為主題的油畫組畫，比如《八大山人重奏曲》、《文徵明與董其昌》。他說：在紐約，他的寫實畫路久已失去語境，直到重新打量故國的這些古畫，才重新恢復了自信，也重新找到了語言。他畫古人的畫，像韋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強調對藝術史的臨摹，她的許多系列於是滲入了繪畫經典的重新引用。陳丹青的那個系列因而成了名符其實的「畫中畫」，美術史映現在他的油畫裏，又被寫入新的美術史。如同鏡子裏的鏡子，衍生出無窮無盡的寓意。這剛好又驗證了故宮藏畫的波浪性質、它的無窮極數、它的生命力。

當我說到故宮，心裏想的往往是北京故宮。實際上中國有三個故宮：北京故宮、臺北故宮和瀋陽故宮。這三個故宮實際上是一體的，在物質層面上可以分割，但精神層面上卻水乳交融。它們出生於相同的母體，成長歷程也相互交織。鄭欣淼先生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時寫過一本專門比較兩岸故宮

博物院文物藏品的學術專著《天府永藏》，在這部書中，他說：「北京故宮與臺北故宮法書繪畫的收藏，合起來超過十五萬件（包括碑帖，其中北京故宮約十四萬件多，臺北故宮近一萬件），可以說薈萃了中國法書墨蹟及繪畫作品的精華，有相當多的名跡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國書法史、繪畫史的發展歷程，是中國古代書畫史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兩岸故宮的書畫藏品互補性強、對應點多、聯繫面廣，既各有千秋，又不可孤立存在。如臺北故宮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與北京故宮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合為乾隆皇帝的『三希』，特別是許多互有關聯的書畫分藏兩岸故宮，甚至臺北故宮有些文物如唐代懷素《自敘帖》等精美的原包裝盒留在北京故宮，珠璣相分，令人感慨。」這是我在寫作此書時經常遇到的尷尬，比如寫唐伯虎的《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就需要涉及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孟蜀宮妓圖》軸和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陶穀贈詞圖》軸。它們空間上很遠、在精神上很近。將它們放在一起，才能拼合出唐伯虎的精神版圖。兩岸故宮先後合作辦過雍正、乾隆兩個大展，將雙方的相關藏品完美合璧，這是歷史性的，也預示着兩岸故宮有更廣闊的合作前景。與展覽相比，書寫有着更大的自由度，但這需要非凡的筆力，我只能勉力為之。

每逢面對那些久遠的墨蹟，我都會怦然心動。除了感歎古代藝術家的驚人技法，心裏還會聯想到那些紙頁背後的故事，就像我每當看到沉落到飛簷上的夕陽，心裏總

會李煜的那首《烏夜啼》：「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浮現出那些在紫禁城出現過又消失掉的人與事。那些藝術品遠比朝代更加偉大，但它們畢竟是朝代的產物，身上糾纏着朝代的氣息，揮之不去。它們有孤立的價值，卻也是時間的肌體上切割下來的一個碎片，像一隻吸水的根鬚，讓我想到養育它的肥田沃土。看見書畫，我們見到的不只是書畫，而是它們與時代的互動關係，它們是在經歷了層層的互動推演之後來到我們面前，倘若我們對歷史還保留着些許的好奇，我們完全可以從面前的一幅書畫開始，一步步地倒推回去，就像逆光的旅行，去尋找它們最初的形跡。

本書不是一部藝術史的學術著作，它只是一場遊戲，也是一場精神上的尋根之旅。它或許會讓我們知道這些古代藝術品是怎樣出生，又在經歷了怎樣在的坎坷之後抵達我們的面前。這只是第一步，卻絕不是最後一步。感謝北京《十月》雜誌為這個系列的文章開設了專欄《故宮的風花雪月》。感謝林道群先生率先出版了這本書的繁體字版，能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著作，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榮耀。

祝勇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於北京

目 錄

193	151	117	83	47	1	vii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秋雲無影樹無聲	張擇端的春天之旅	韓熙載，最後的晚餐	永和九年的那場醉	自序：逆光的旅行

永和九年的那場醉

一

我到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鄭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說，午門上正辦「蘭亭特展」，相約一起去看，儘管我知道，有王羲之的那份真蹟，並沒有出席這場盛大的展覽，但這樣的展覽，得益於兩岸故宮的合作，依舊不失為一場文化盛宴。那份真蹟消失了，被一千六百多年的歲月隱匿起來，從此成了中國文人心頭的一塊病。我在展廳裏看見的是後人的摹本，它們苦心孤詣地復原着它原初的形狀。這些後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米芾、陸繼善、陳獻章、趙孟頫、董其昌、八大山人、陳邦彥，甚至宋高宗趙構、清高宗乾隆……幾乎書法史上所有重要的書法家都臨摹過《蘭亭序》^一。南宋趙孟頫，曾攜帶一本蘭亭刻帖過河，不想舟翻落水，救起後自題：「性命可輕，《蘭亭》至寶。」這份摹本，也從此有了一個生動的水，

一 《蘭亭序》，又稱《蘭亭集序》、《蘭亭宴集序》、《臨河序》、《楔序》、《楔帖》。

名字——「落水《蘭亭》」。王羲之不會想到，他的書法，居然發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臨摹和刻拓運動，貫穿了其後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長歲月。這些複製品，是治文人心病的藥。

東晉永和九年（西元三五三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時任右將軍、會稽內史的王羲之，夥同謝安、孫綽、支遁等朋友及子弟四十二人，在山陰蘭亭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禊」之禮，曲水流觴，飲酒賦詩。魏晉名士尚酒，史上有名。劉伶曾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二阮籍飲酒，「蒸一肥豚，飲酒二斗。」^三他們的酒量，都是以「斗」為單位的，那是豪飲，有點像後來水泊梁山上的英雄。王羲之的酒量，我們不得而知，但天籟閣舊藏宋人畫冊中有一幅《羲之寫照圖》，圖中的王羲之，橫坐在一張台座式榻上，身旁有一酒桌，有酒童為他提壺斟酒，酒杯是小的，氣氛也是雍容文雅的，不像劉伶的那種水滸英雄似的喝法。總之，蘭亭雅集那天，酒酣耳熱之際，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鬚筆，在蠶繭紙上一氣呵成，寫下一篇《蘭亭序》，作為他們宴樂詩文的序言。那時的王羲之不會想到，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後成為被代代中國人記誦的名篇，而且為以後的中國書法提供了一個至高

二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第三三四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

三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第三三六頁。

無上的座標，後世的所有書家，只有翻過臨摹《蘭亭序》這座高山，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業。王羲之酒醒，看見這幅《蘭亭序》，有幾分驚豔、幾分得意，也有幾分寂寞，因為在以後的日子裏，他將這幅《蘭亭序》反復重寫了數十百遍，都達不到最初版本的水準，於是將這份原稿秘藏起來，成為家族的第一傳家寶。

然而，在漫長的歲月中，一張紙究竟能走出多遠？

一種說法是，《蘭亭序》的真本傳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孫智永的手上，由於智永無子，於是傳給弟子辯才，後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監察御史蕭翼，以計策騙到手；還有一種說法：《蘭亭序》的真本，以一種更加離奇的方式流傳。唐太宗死後，它再度消失在歷史的長夜裏。後世的評論者說：「《蘭亭序》真蹟如同天邊絢麗的晚霞，在人間短暫現身，隨即消沒於長久的黑夜。雖然士大夫家刻一石讓它化身千萬，但是山陰真面卻也永久成謎。」

二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文化史上不知有多少名篇鉅製，都是這樣率性為之的，比如蘇東坡、辛棄疾開創所謂的豪放詞風，並非有意為之，不過逞心而歌而已，說白了，

是玩兒出來的。我記得黃裳先生曾經回憶，一九四七年時，他曾給沈從文寄去空白紙箋，請他寫字，沒想到這考究的紙箋竟令沈從文步履維艱，寫出來的字如「墨凍蠅」，沈從文後來乾脆又另寫一幅寄給黃裳，寫字筆是「起碼價錢小綠穎筆」，意思是最便宜的毛筆，紙也只是普通公文紙，在上面「胡畫」，卻「轉有嫵媚處」^四。他還回憶，一九七五年前後，沈從文又寄來一張字，用是明拓帖扉頁的襯紙寫的，筆也只是七分錢的「學生筆」，黃先生說他這幅字「舊時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許宛轉的姿媚。」^五所以黃裳先生也說：「好文章、好詩……都是不經意作出來的。」^六

文人最會玩兒的，首推魏晉，其次是五代。兩宋以後，文人漸漸變得認真起來，詩詞文章，都做得規規矩矩，有「使命感」了。以今人比之，猶如莫言之《紅高粱》，設若他先想到諾貝爾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決心為國爭光，那份汪洋恣肆、狂妄無忌，就斷然做不出來了。

王羲之時代的文人原生態，盡載於《世說新語》。魏晉文人的好玩兒，從《世說新語》的字裏行間透出來，所以我的博士導師劉夢溪先生說，他時常將《世說新語》

四 黃裳：《故人書簡》，第三五頁，北京：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

五 黃裳：《故人書簡》，第三七頁。

六 黃裳：《故人書簡》，第三五頁。

放在枕畔，沒事時翻開一讀，常啞然失笑。比如寫鍾會，他剛寫完一本書，名叫《四本論》——別弄錯了，不是《資本論》——想讓嵇康指點，就把書稿揣在懷裏，由於心裏緊張，不敢拿給嵇康看，就在門外遠遠地把書稿扔進去，然後撒腿就跑。再比如呂安去嵇康家裏看望這位好友，正巧嵇康不在家，呂安在門上寫了一個「鳳」字就走了，嵇康回來，看到「鳳」字，心裏很得意，以為是呂安誇自己，沒想到呂安是在挖苦他，「鳳」的意思，是說他不過一隻「凡鳥」而已。曹雪芹在給王熙鳳的判詞中把「鳳」字拆開，說「凡鳥偏從末世來」，不知是否受了《世說新語》的啟發。

中國文化史上，正襟危坐的書多，像《世說新語》這樣好玩兒的書，屈指可數。劉義慶寥寥數語，就把魏晉文人的形態活脫脫展現出來了。劉義慶是南朝宋武帝劉裕的侄子、長沙景王劉道憐的公子，是皇親國戚、高幹子弟，同時是骨灰級的文學愛好者，《宋書》說他「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他愛玩兒，所以他的書，就專撿好玩兒的事兒寫。

《世說新語》寫王羲之，最著名的還是那個「東床快婿」的典故：東晉太尉郗鑒有個女兒，名叫郗璿，年方二八，正值豆蔻年華，郗鑒愛如掌上明珠，要為她尋覓一位如意郎君。郗鑒覺得丞相王導家子弟甚多，都是品學兼優的三好學生，於是希望能從中找到理想人選。

一天早朝後，郗鑒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丞相王導。王導慨然說：「那好啊，我家裏子弟很多，就由你到家裏挑選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誰，我都同意。」郗鑒就命管家，帶上厚禮，來到王丞相的府邸。

王府的子弟聽說郗太尉派人為自己的寶貝女兒挑選意中人，就個個精心打扮一番，「正襟危坐」起來，唯盼雀屏中選。只有一個年輕人，斜倚在東邊床上，敞開衣襟，若無其事。這個人，正是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導的侄子，他的兩位伯父王導、王敦，分別為東晉宰相和鎮東大將軍，一文一武，共為東晉的開國功臣，而王羲之的父親王曠，更是司馬睿過江稱晉王首創其議的人物，其家族勢力的強大，由此可見。「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循着唐代劉禹錫這首《烏衣巷》，我們輕而易舉地找到了王導的地址——詩中的「王謝」，分別指東晉開國元勳王導和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它們的家，都在秦淮南岸的烏衣巷。烏衣巷鼎盛繁華，是東晉豪門大族的高檔住宅區。朱雀橋上曾有一座裝飾着兩隻銅雀的重樓，就是謝安所建。

相親那一天，王羲之看見了一座古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那是蔡邕的古碑。蔡邕是東漢著名學者、書法家、蔡文姬的父親，漢獻帝時曾拜左中郎將，故後人也稱他「蔡中郎」。他的字，「骨氣洞達，爽爽有神力」，被認為是「受於神人」，讓王羲

之癡迷不已。

王羲之王羲之對書法如此迷戀，自然與父親的影響關係甚大。王羲之的父親王曠，曆官丹楊太守、淮南內史、淮南太守，善隸、行書。明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三載：「曠與衛氏，世為中表，故得蔡邕書法於衛夫人。」王羲之十二歲的時候，在父親枕中發現《筆論》一書，便拿出來偷偷看。父親問：「你為什麼要偷走我藏的東西？」羲之笑而不答。母曰：「他是想瞭解你的筆法。」父親看他年少，就說：「等你長大成人，我會教你。」王羲之說：「等到我成人了，就來不及了。」父親聽了大喜，就把《筆論》送給了他，不到一個月，他的書法水準就大有長進。

那天他看見蔡中郎碑，自然不會放過，幾乎把相親的事拋在腦後，突然想起來，才匆匆趕往烏衣巷裏的相府，到時，已經渾身汗透，就索性脫去外衣，袒胸露腹，假在東床上，一邊飲茶，一邊想那古碑。郗府管家見他出神的樣子，不知所措。他們的目光對視了一下，卻沒有形成交流，因為誰也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管家回到郗府，對郗太尉做了如實的彙報：「王府的年輕公子二十餘人，聽說郗府覓婿，都爭先恐後，唯有東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管家以為第一輪遭到淘汰的就是這個不拘小節的年輕人，沒想到郗鑒選中的人偏偏是王羲之，「東床快婿」，由此成為美談，而這樣的美談，也只能出在東晉。